

耶穌恩臂懷抱我(上)

文／大同教會 陳薰芬

信仰
專欄

蒙恩見證



主讓剛剛那些雨和霧往旁邊退去，以營地為中心形成一個大圓圈。在圓圈中的我們向上看是無霧的天空，前面的山頭透過山嵐，竟掛著一道彩虹。

耶穌恩臂懷抱我，在主胸前安穩。

2010年2月，我正躺在榮總加護病房，那時候有許多教會的同靈，都在為我禱告。感謝神的憐憫與大家的愛心代禱，現已漸漸痊癒。回想起來，我的病其實已有14年之久。

在1996年時，先生服務的公司，為員工舉辦了健康檢查，結果檢查後，發現先生的肺有問題，必須重拍X光確認，這時他也邀我同去，一起去做健康檢查。

檢查結果，證明他的肺部並沒有問題，應是公司人多而弄錯了。然而這時卻發現我的身體有大問題。我十分不相信，因為我一向很健康又不怕冷，連感冒都很少，實在是不可能的。

抱著這樣的心情，我又找了一位認識的醫生確認，結果他一看到我的片子，就說：「妳胸部兩邊不一樣大，妳難道沒有發現嗎？不用照超音波，光用眼睛看就知道乳房有問題，一定是癌症，而且是腺癌。」他又對我說：「看片子確實肺部也有問題，要再做些檢查。」後來，我又問了其他醫生，他們也如此說。



那時，我和姊姊有投資旅行社，公司業務很忙，所以我就幫忙帶了一團出國。當時先生會同意我去，是希望我可以趁機放鬆最近緊張的心情。到了印尼的公主島，因為是特殊團，所以只要交託給當地導遊，我就可以放心渡假。

那晚，我一個人在那又大又豪華的房間裡，跪下來禱告，我向主說：「主啊！我生這種病，祢若認為我該死，那我認命，可是我的孩子還小，只要祢看顧我的孩子，我就沒問題。而先生還年輕，媽媽也還有其他人可照顧，我沒什麼好擔心的。」

我又禱告說：「主啊！只是我忙於工作，都沒有好好禱告、做聖工，難道我真的要空手見祢嗎？主啊！祢知道我是最愛面子的，請祢不要讓我在榮美之地，看別人住豪宅而我卻是要搭帳棚……。」這時我覺得真的很虧欠神，也不知道我到底禱告了多久。

當晚，我夢見有雙金色的手閃亮亮的，它壓在我胸部上，我的乳頭噴出了許多的黃白色乳汁出來，很臭。我從夢中被驚醒，一看睡衣胸部濕了一大片，全都是綠綠黃黃的穢物，還發出臭味。

我急忙跑到浴室沖洗，洗好後在穿衣時才仔細一看，那時我穿的是哺乳用的胸罩（因為兩邊不正常大小），在穢物流出後，胸部大小一樣了。

所以我又跟主禱告說：「主，祢若願意，回台北後，我一定要為祢做聖工，我不求多長壽，只要十年就好。」

此時的我問自己：「我是個媽媽，既然主真的給我十年，我要怎麼做才好？」那時先生尚未信主，女兒才兩歲已受洗。我開始教女兒：「妳要學會表達，把自己的話說清楚。」

因此每次生病帶她去看醫生（牙醫、耳鼻喉科）時，小小的她一個人坐在診椅上，就自己告訴醫生說：「我有咳嗽、喉嚨癢癢的……。」或是說：「我的牙齒……。」四、五歲的她自己面對醫生與治療（她知道害怕時，心裡就想「哈利路亞」）。

有次看診時，醫生對我說：「我覺得妳是個基督徒。」我說：「對，我是真耶穌教會的信徒。」醫生說：「我姪女也是真耶穌教會的，她叫李雯玲。」我說：「喔！雯玲，我認識她啊！」

醫生又說：「妳的孩子會跟我討論病情，不像別的小孩，也會謝謝我幫她看病，所以我對她印象很深。」因為我覺得愛一個孩子，就要指導她、讓她成長，過度寵愛會讓她變得軟弱。

那時候，大同教會有葡萄園社團。有一天，曉琍來找我協助編課本，我說：「不行，我們要尊重『課務』。」當時負責課務的，是北投教會的林淑玲姊妹。



那時的我，不知道主要把我放在哪裡？後來與淑玲溝通後，因她有其他的事，請我幫忙，我也就答應了。

既然要做，就要請問神該如何做，才能合祂的旨意。於是我向主禱告：「求主將感動我的靈，也感動別人，在這小組裡，求主帶領大家，希望我們想的都一樣。」就這樣，課本一本接一本的完成了。

我的個性比較直，也就是比較「衝」，所以和當時的契長會有些衝突，我告訴自己，若有人要我休息就休息，要我做則繼續幫忙，即使身體非常難過不適，忍著痛也要做下去。我一直是抱著這種信念。

在編課本時，當時的傳道陳麗蓉來找我，她說：「既然妳在編課本，就應該到各

個校園看看，實際了解會更有幫助。」那時的我，腳是又痠又痛，我跟傳道說：「好，我跟妳去，可是我要先到附近中醫那裡。」到了中醫那裡又拔罐又是針灸的，最後醫生用針放血。

照理說，放出來的應是血水，但從我身上吸出的都是血塊，那些血塊一出，我可以走路去校園看看。這些事我鮮少對別人講，何苦讓人難過呢？我把痛苦的這些事都放在禱告中。

因為跟契長有些不快，所以我休息了一年。那一年，讓我喘了一口氣。常因身體疼痛而無法入眠，我安慰自己，要好好享受這個過程，才能知道神的恩典，也許將來要以這種感覺來幫助別人，這種痛，就是癌症病人的痛苦感覺。

有一天，契長打電話來，她說：「我要卸任了，想了半天，我覺得妳可以擔任契長。」我說：「不行，這不是你說說就可以的。」

掛了電話，肚子就開始不舒服，突然間整個人感到非常虛弱，腹部開始疼痛，並慢慢漲大起來。

我跪了下來向主說：「若是祢要我做這聖工，求祢答應我三件事，就是人和錢都不要缺，因為做聖工沒人沒錢是做不了的，第三是求主憐憫我的軟弱，萬一做了三年再加上連任，求祢讓我六年一到期就可以卸



任。」

禱告時聖靈充滿，於是我拿起電話告訴契長說：「我接！」說來奇妙，掛了電話後，我漲得像孕婦般大的肚子就消失了，我想這就是神要我學習順服（主用異夢讓我知知道，缺乏會變豐盈）。

那時負責葡萄園的是張承軒傳道，接了契長後，我們約好9月21日到大同教會五樓開會，那天剛好發生921大地震，以致全台大停電，電梯無法運作，我從一樓爬到五樓，心想要當六年的契長，似乎是不太好的徵兆。

在擔任契長期間，凡事都靠禱告，困難有多大，禱告就有多久，有時更是要禁食禱告。我常想到，主要我做契長，到底是要我傳福音？還是要我照顧主內的小羊呢？

在我的想法裡，葡萄園就好像個大家庭，傳道就是爸爸，而契長就是負責把孩子框在一起的媽媽。由於，我以前從事老師工作，大家都說我是負責任的老師，在生了孩子之後，我更了解什麼是關懷與愛。

在我的觀念裡，孩子雖然小，但也是個獨立的個體，孩子不知道的地方要教導他，在他認識看不見的神之前，做父母的要先給他滿滿的愛。

每次葡萄園有活動，我女兒（5歲）在家就會發高燒，一直生病，直到活動開始那天她就好了。我和松山教會劉嘉麗姊妹提及

此事，她說：「薰芬，妳不可以讓這事成為妳的問題，妳要想辦法。」

有甚麼辦法呢？在下一個活動開始時，女兒又開始生病了。我要求先生（未信主）一起為孩子禱告，他問我：「要禱告多久。」我回答說：「孩子什麼時候好，就到什麼時候。」

我們禱告到半夜三點時，他禱告到睡著了。感謝主，神讓我看到一個氣喘的小孩，病到連全身筋脈都浮出來了，卻在清晨五點多的時候，她好了。


我心裡充滿了感謝，尤其在這件事後，孩子氣喘至今（19歲）再也未發作過，主醫治了她。

從孩子身上，我看到主的恩典，祂要我帶領大孩子到祂面前學會倚靠祂。祂要操練他們的信心（主有異夢告知，同工們均有感覺）。

有一次，在白蘭部落辦活動。中午時，正陰著天快要下雨，總召嘉祠問我：「要下雨了，活動要不要繼續？」

我回答說：「你是總召，在這裡你比契長大，你要知道如何帶領大家，收不收隊，我等你答案，我絕對尊重你的決定。」

說完，我轉身離開，腳步非常沉重。此時，我聽到總召開口大聲叫：「大家快過來，過來禱告。」一群大孩子在小雨中大聲



禱告，就在這時，雨珠卻如黃豆般傾巢而來，越下越大。

「主啊！不要這樣。」我心裡哭著對主說。

孩子們的禱告並未停止反而更大聲。感謝主，雨很快的停了。禱告結束，大孩子們臉也不擦、衣服也不換，又開始工作，好讓活動繼續。

而這時我們看到，主讓剛剛那些雨和霧往旁邊退去，以營地為中心形成一個大圓圈。在圓圈中的我們向上看是無霧的天空，前面的山頭透過山嵐，竟掛著一道彩虹。

晚餐我們把桌子搬到戶外，夕陽射出餘暉，天空清朗卻掛著一片像根羽毛的雲，我聽身後的孩子說：「感覺好像主派天使來過，天使掉了一根羽毛。」

另一個說：「才不是，是主耶穌祂自己來，就好像那個雲柱一樣，讓我們知道。」大孩子們說得開心，言語中透出來的訊息是，經過操練後的信心，他們知道也看見——在神凡事都能。

之後辦活動，只要遇到困難，大葡萄們就會一起禱告（他們知道問契長沒用，要問耶穌才有用）。我想，主把孩子們看得比傳福音還重。如果他們不認識神，傳再多的福音都沒用。

有次在埔里安養院辦活動時，我受傷了，回家後無法躺著睡，只能斜坐著，痛到不能動。

那天有位朋友打電話找我，她一聽到我的情形，就坐計程車來，帶我去推拿師那裡，把我受傷部位矯正好，並送我回家休息。

葡萄園的事工雖然辛苦；但接任契長六年真是人和錢不缺，主的恩典的確很大。外子也在我連任契長時，歸入主的名下。夫妻兩人一起做工，覺得主的恩典真是滿滿（如接任契長時所夢的一樣，缺乏變豐盈）。

（待續）✿